



天涯诗海

蝴蝶谷

(外二首) 白鸽

一枚花瓣 把我引得转头 我喜欢这山花装扮的山谷 艳美那漫无边际的翩跹

还要飞翔多长时间 才能看到明天 还要经历多少坎坷 才能贴近芳心

和你一样 我也喜欢谎言 只要是善意的

如果你不想为我驻足 那么,我的蝴蝶 请用片刻的虚情假意 让我与你有个短暂的邂逅

哨马营

村落、兵营和古城 放着放着就废了 它们是很多人的梦—— 宋夏的踪迹 明代的传说 民国的古柳 在哨马营 我不说它的山高、水远、路长 我更在乎那些过往的事情 还有泊在时光中的蛙鸣和鸦雀的哀鸣

悲凉行走在一头黄牛的眼底 一只蝴蝶的翩跹里 七棵古树的风骨里 在坍塌的村落的门槛上驻足

一群鸽子顺着河道默默祷告 风摇着柳梢 在沧桑的躯干上刻画着祭文 哨马营河岸上盛大的荒凉正在蔓延、诉说 人在世间的空白与无助。

过定戎寨

野菊是这深山的一盏明灯。一束光 从绝壁坠入盐湖 水花溅起照亮所有的城池与古堡

青山依旧 盐湖里闪烁着光和影 一些晾晒在岸边的盐 发出紫外线的声音

跟着风走 推开北寺的大门 阳光趁势而入 躲在门后的黑暗瞬间四散 人生如斯 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懂得退出也是一种豁达和开明

芭蕉扇

龚凯健

老宅轻摇的芭蕉扇 携着时光的印记 或许是祖辈手心的余温 融入这朴素的工具 清凉,又满含故事 有人轻挥它于夏夜 心里默念:“一缕风来万热消” 仿佛能驱散所有闷热 只留下宁静的凉意 它不言不语,却以无言的姿态 遮掩了时光的褶皱 是否像极了那历经沧桑 却依旧温婉的女子 轻轻一扇,便是诗与远方的 呼唤

百家笔会

瞅天

周伟

瞅天。 是瞅,不是望,不是看,更不是瞭,是一目到秋,无尽头。 是瞅,一目在旁,身边有禾,禾苗干枯,心如火。 是瞅,初看上去很丑,回味起来的样子好美,总觉得意味无边。 小时候我们常这样瞅天。哎哟哟,看啥——天哦,透蓝透蓝的;云哦,嫩白嫩白的。当然,我们的脸哦,通红通红的;我们的心里面哦,麻酥麻酥的。因为,天公作美,明儿个相



约,再去塘里洗澡。去洗澡,每个人心里都早有打算:兑水,下猛子,潜水,这回一定要比个高低争个输赢! 不管哪个赢了,那会儿肯定是悠闲自在的浮在水面上,就那么一动不动浮在水面上瞅天,不屑与自己身边的伙伴为伍。我也赢过一次,有过一次浮在水面上瞅天,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不逊于八仙成佛。 瞅着这样的天,我们很多时候也上山,名义上是放牛打柴,多是满山野跑,采花摘果,上树掏鸟。累了的时候,我们就躺在山坡上,躺在软绵绵的青草坡上,叉手撒腿,头枕扁担,抬头瞅天。一个人静静地久久地瞅,只觉得天透蓝透蓝,天上地下都是那般透明、纯洁和美好。

瞅——天穹如海,白云似羊! 就那么躺着,就那么瞅着,瞅着瞅着,我不禁胡思乱想:人字出头是个大,大字顶上是天。再大也大不过天!

天是什么? 天是往清澈的井水里丢一粒石子。天是在无边的大海上扯起一张张白帆。 天是一群群白羊在青青的山坡上悠游着。 天是无数的蜜蜂在一望无边金黄色的油菜花的海洋里迷了路。 天是青山藏在白云间晚霞开放在天边。

倒骑在牛背上,天是弯弯曲曲的一条鸡肠子山路,一头挑着山冈,一头挑着草房。那里是家,一声声是家的呼唤,母亲的呢喃。 浮在水面上,梦在半空里,天是一身好衣裳。那蓝色的缎子,那白色的衫巾,还有那流水的仙乐在耳。 坐在教室里,天是自然课,天是物理课,天是美术课,天是音乐课,天是历史课。天,是无数的可能,无数的想望,无数的神秘,无尽的美好。

再高也高不过天,再多也多不过天,再美也美不过天,再多的想头也是顶到天。 是谁?走出了门,走出了家,走到了天边。 是谁?上了山,上了树,上了天。 天,天啊——

种,可目测还算健康。母亲丧偶两年多,表姨已经丧偶十几年了。她的几个儿女在市井中人看来都算得上富豪,平日里他们忙于生意,所以表姨格外孤独。母亲去了以后,两个人整天聊家乡话,旁人一句也听不懂,她俩却很享受。她们姐俩十几岁就从浙中老家出来,离家千里之外,如今没法叶落归根,听听、说说家乡话是莫大的享受。 “你姨说要我以后住她家,别回来了。她不要我一毛钱生活费……我说我都一大把年纪了,自己也有退休金,怎么能啃你的老!传出去多丢人。”母亲对我说。 平心而论,表姨家生活条件好多。夏天4台空调24小时开着,冬天地暖取暖器,母亲在家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奢侈”。至于伙食,就不止高出我们家三个档次了。 母亲不肯再去,表姨一个个电话打过来,母亲有些动摇,但又有一些担忧。表姨是多年的糖友,却管不住嘴,榴莲一次吃一个,冰淇淋、绿豆糕吃起来毫无顾忌。母亲很担心和她住一起,某天她并发病忽然发作,心梗、脑梗“走”了,自己担不起责任。有一天晚上,母亲已经睡下,中途醒了去上厕所,发现表姨坐在厨房打瞌睡。锅里煮的面条,水早就烧干了,焦糊味刺鼻。若不是母亲及时去关掉天然气,恐怕要发生火灾。 母亲犹豫不决,表姨一再邀请,我让母亲干脆对表姨实话实说。表姨知道了母亲的顾虑,做出保证,以后一定不吃高糖食品,晚上不煮宵

亲情家事

母亲啃老

天潼

母亲受邀去她表姐那儿住几天,原本顶多一星期就回,结果一住就是半个月。 表姨今年89岁,比母亲大3岁。和母亲一样,体检表上毛病多达十几

四季回音

大暑之日

巩秀丽

夏日的压轴大戏——大暑,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炙热至极的盛夏与华章。 “大暑至,烈日当头。”烈日如火,暑气升腾。大暑是夏季的沸腾之作。热的激情四射,热得酣畅淋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在此时节,远离喧嚣,让心中拥有一份清静。正所谓:“心静自然凉。”唯有心静,方能抵挡这热烈的盛夏,觅得一处清凉与自在。 “大暑至,万物荣华。”大暑里极热,却是万物生长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节,阳光最为猛烈,雨水最为充沛,万物感到暑气而奋发。它们贪婪地吸收着阳光雨露,每一个细胞在热烈中欢腾。此时,绿树成荫,草木挺拔,花朵绚烂。万物

在大自然里,各争其时,生长迅速,展现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大暑至,不觉夏深。”白天,蝉鸣阵阵,似乎在为太阳的热情伴奏。而热浪滚滚之中,绿意正浓,稻花正香,栀子花淡雅吐芬芳,无不展示着夏日的风韵与繁华。傍晚,暑气下沉,晚风拂面,吹来了阵阵凉意。此时星河浅浅,流萤点点,夏虫呢喃。月也温柔,夜也温柔,身也沉醉,心也沉醉。 “大暑至,荷香浓。”荷花在酷暑中全力绽放,清新脱俗,不染尘埃。夏日炎炎,荷叶田田,团团簇簇,层层叠叠,迎风招展。高低错落间,朵朵荷花,明丽娇艳。青翠欲滴的荷叶,亭亭玉立的莲蓬,红白辉映的荷花,是写给大暑最浪漫的情诗。 老巷子很深很长,巷口种有几株向日葵,金黄金黄的脸庞笑盈盈,照得小巷里一片明丽。 谁家的门口还栽植了两棵栀子花,天越热开得越盛,白白的花朵亮亮的,扑鼻香,满巷子弥漫着甜甜的香气,让人一身清朗。 哑巴姐姐住在东巷第三家,她常撑着碎花伞,甩着一根油光闪亮的大辫子,从巷子里走出来。哑巴姐姐的辫梢上扎着一束栀子花,风摆杨柳般悠悠荡悠悠,那香气就氤氲开来,像画儿一样,在记忆里洒着,洒成了一幅抹不去的乡愁。 哑巴姐姐喜欢种花,种了高高大大的向日葵,种了成片成片的太阳花,还种盘盘绕绕的凌霄花,一根根藤蔓爬得高高的,开出一簇簇黄灿灿的花儿。凌霄花像哑巴姐姐的

大人们看天,明眸里却分明看出水来。

那年,是我家乡分了责任田的第三年。天气异常地厉害,连续一个多月,碧空千里,那烈日直向下界喷射着火焰,好似它狠下了决心要蒸干烧焦一切,田丘里的水少了,干了,晒得结了一层薄壳,裂成一道道细缝。大人们天天瞅天。清早一跳下床,就昂起脑袋瞅天,一杆烟的功夫都在瞅。端一碗饭,蹲在禾坪里,站在巷弄口,把那头顶上的天硬要瞅出一个眼窟来。就是整日忙碌在田园,在菜地,在山上山下,都要不时地抽出空闲来瞅天。哪怕是入夜了,不管是亮晶晶的夜,还是黑黑黑黑的夜,大半夜大半夜不困,就是累趴在床上,双眼睁睁,眼光穿过房檐,穿过夜的黑,瞅紧那片不大的天,心中的天。

但是,天偏偏不开眼。 这时,人人尽皆行动起来。不知是谁先牵了头,说,求雨,只有求雨!一下子,人人都庄重神圣起来。压倒一切!全村人全部出动,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立马做起了神场,焚起了香纸,敬起了雄鸡、刀头、酒礼、粬粬,跳起了雨舞(一说是羽舞,反正是都穿着各种五颜六色的衣服载歌载舞)。就连我们村小学的三个班也倾巢上阵,一起喊雨。一喊一答,声声震天。 起风么?起风了。 有云么?云来了。 下雨么?小雨。 下雨么?中雨。 下雨么?大雨 ……

大家都瞅着天,瞅着它天爷爷的脸色。然而,天爷爷仍然一脸灿烂,始终不肯落下一滴雨。我想,它肯定是在看我们的把戏,笑我们的可笑。 不等不靠,要靠就靠自己这双手!这时,大家不得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大家一起奔向水库,水塘,小溪,水井,水坑。大家到处走着,寻找有水的地方。这时水贵如黄金。若谁一见着,就欣喜若狂,叫喊,呼号。大人们用抽水机抽,水车车,皮管倒,我们就用竹筒片接,水桶担,提桶提,甚至盆端,勺舀,口喷,一切尽皆派上用场。那水,其实有些时候只是些浑浊的泥浆。

寻水,争水,取水,看水。夜以继日,歇不得半刻,各家男女老少全部上阵,轮流值班。其间,也发生由争水引起的乱糟糟的一片喧嚣声——相骂、呼号、哭泣和女人的尖叫,但最后总是坐拢来,提一壶烧酒,大碗一碰,嘴巴一抹,相互谅解,水双方均匀

调剂一点,化干戈为玉帛。干渴的田丘里又渐渐地湿润,实在不能凑合着弄湿犁耙去耨的,大家就用锄头、耢担、扁担弄一个洞,再钻进禾苗去,喷一口水。

一个多月里,乡亲们持之以恒,从不灰心,最后天也动了情,落下泪来。 大人们瞅着上天,任凭雨水淋着,衣襟裤管上的雨水牵线地流。他们的脸上、眼角有水淌过,我不知道那是雨水,还是泪水? 瞅天。 很多时候,大人们瞅着天,自言自语。 ——该犁田耙地了。 ——该浸谷种了。 ——该蒔禾了。 ——该放水了。 ——该打药了。 ——该扬粉了。 ——该磨镰了。 ……

瞅天。 瞅着瞅着。 天边有了弯弯曲曲的一条小土路,似一条金黄色的飘带在晃荡。走出去,这是一条通往村外抵达希望的小路。走回来,这是一条回家的路,亲切温暖的路。 瞅着瞅着。 白花花的水引来了,活溜活溜的,四处漫游,春气弥漫。 田垄转眼泛青了。 放眼去看,山那边,五颜六色的花大朵大朵竞相地开放着。 慢腾腾地,慢腾腾地,这里那里,到处都挂上了累累垂垂黄澄澄的秋实了。 瞅着瞅着。 牛儿在山那边吃着沾露的青草。牛老了,老得吃上一口草要反刍老半天。那混浊的牛眼里,总有水一样的东西在打转转。吧嗒,一滴水珠掉在了地上。这时,天边起了风,天也落了泪。

羊呢?羊儿还在青青的山坡上悠闲自在。草肥水美,一只只羊在长大。羊大,啊,是美! 瞅天。 就是瞅问一段历史。历史课的主题有:悲苦,忧伤,善良,坚毅,欲望,突围,快乐…… 瞅紧一片天,就是瞅住了一段日子,守望着一块幸福。要知道,羊大的日子哟,在天边,更在心里!

瞅天。 每天腾出一些时间瞅天。 看岁月长河,云卷云舒。世事如云,人生似河。 大地大,在脚下;天穹高,心更高!

夜。她二女儿闻知,给她妈送来了一个干粉灭火器,并在厨房安装了烟雾报警器。最后还代表子女承诺,如果她妈发生意外,绝不会追究我母亲的民事责任。 人家进行了一系列整改,还做出了保证,母亲不好意思再拒绝,只得收拾行李搬去住了。表姨几个儿女都支持,说母亲并没有啃老。要知道他们劝表姨控糖,说破嘴都没有用,却让母亲给整治下来了,实在难得。而火灾隐患平时的确没有引起重视,必要的消防措施这回终于补上了。

母亲谨小慎微怕担事,有时候也是好事。多她一个人,表姨的开支多不了许多,各方面受益却是不少,老姐俩可谓双赢。希望能多几年相伴,走好人生最后一程。 她连比划划呀呀呀,我们“听”得明白。哑巴姐姐是说,她家有两棵杏梅、三棵李子,邀请我们去她家玩,去摘黄杏梅,摘青李子……我们去没去呢?记不清了。

光阴故事

老巷子

刘琪瑞

嘴唇,翘翘的,仿佛在替她说话。一直到现在,我每次看见凌霄花,总会想起哑巴姐姐翘翘的唇。 哑巴姐姐出嫁时,带去了许多花种,她的家在河对岸的村子,听说也有一条深深的巷子,也种满了各色的花草。 那次,她回娘家,大辫子不见了,剪成了齐耳短发,越发俏丽了。哑巴姐姐把我们几个小孩子叫出来,掏出黄澄澄的杏梅,还有青碧碧的李子,用栀子香浸染的手帕包着。她叫着我们的乳名,一颗颗分给我们吃。 她连比划划呀呀呀,我们“听”得明白。哑巴姐姐是说,她家有两棵杏梅、三棵李子,邀请我们去她家玩,去摘黄杏梅,摘青李子……我们去没去呢?记不清了。

昆虫的眼睛 我喜欢到山里拍昆虫,这在《昆虫絮语》和《昆虫拍摄记》中有所体现。可自己却没有认真研究过昆虫,比如昆虫的眼睛。 昆虫最显著的特征,不外乎它的眼睛,有的如金鱼眼样凸出来,有的如地洞一般凹进去,有的水灵灵,有的灰土土……那只“大砍刀”(螳螂)趴在枝叶上纹丝不动,不论风吹,还是手机凑到眼皮底下,都视而不见。而一只“花娘娘”(斑衣蜡蝉),随着你手机的移动,它会上下左右躲藏,防御能力极强。 昆虫的眼睛,是否有嗅觉一样灵敏的功能?还是有夜盲症的特征?还得好好研究一番。学无止境。

它也有生命

凤凰岭栈道上,有只大黑蚂蚁在急急匆匆赶路。三岁的小可依蹦蹦跳跳前行时,抬脚想踩死它。 见此,我开导她:“你有生命,它也有生命,要善待生命。”意犹未尽,我接着讲:“你走你的路,它行它的道,好吗?” 小可依点了点头,把脚往后挪了挪,喃喃地稚语:“让它去找妈妈吧。”并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 那只黑蚂蚁好像听懂似的,抬抬手表示感谢,又匆匆赶路去了。

而今,老家那条巷子还在,长满了斑驳的青苔和鼓噪的蝉鸣,哑巴姐姐早已老去,老成了一帧泛黄的记忆。 巷口涌出来一群小孩子,他们蹦蹦跳跳,嘻嘻哈哈,嚷嚷着要去西河垂钓。我在想啊,他们会不会钓出我们这些“老小孩”当年的故事呢?这风一样的日子哟!

山中偶得

(三章)

王保利

柿树没挂果 仲夏瓜月,山边的柿子树都绿果盈盈。像棋子大的柿子晒着太阳,准备用红彤彤的笑脸迎接秋天。

只有一棵柿子树没挂果。 每天清晨,我路遇瞧着它,都会啧啧感叹它的不上进。 黑石岭年过八旬的老村长,抚摸着它于巴巴的树皮,感慨道:它没挂果,有大年小年的原因,也不排除病虫害的侵害,雨水多对它也不好。不管咋的,它也是一棵有百年历史的柿子树。

山中偶得 很多时候,大人们瞅着天,自言自语。 ——该犁田耙地了。 ——该浸谷种了。 ——该蒔禾了。 ——该放水了。 ——该打药了。 ——该扬粉了。 ——该磨镰了。 …… 瞅天。 瞅着瞅着。 天边有了弯弯曲曲的一条小土路,似一条金黄色的飘带在晃荡。走出去,这是一条通往村外抵达希望的小路。走回来,这是一条回家的路,亲切温暖的路。 瞅着瞅着。 白花花的水引来了,活溜活溜的,四处漫游,春气弥漫。 田垄转眼泛青了。 放眼去看,山那边,五颜六色的花大朵大朵竞相地开放着。 慢腾腾地,慢腾腾地,这里那里,到处都挂上了累累垂垂黄澄澄的秋实了。 瞅着瞅着。 牛儿在山那边吃着沾露的青草。牛老了,老得吃上一口草要反刍老半天。那混浊的牛眼里,总有水一样的东西在打转转。吧嗒,一滴水珠掉在了地上。这时,天边起了风,天也落了泪。

昆虫的眼睛 我喜欢到山里拍昆虫,这在《昆虫絮语》和《昆虫拍摄记》中有所体现。可自己却没有认真研究过昆虫,比如昆虫的眼睛。 昆虫最显著的特征,不外乎它的眼睛,有的如金鱼眼样凸出来,有的如地洞一般凹进去,有的水灵灵,有的灰土土……那只“大砍刀”(螳螂)趴在枝叶上纹丝不动,不论风吹,还是手机凑到眼皮底下,都视而不见。而一只“花娘娘”(斑衣蜡蝉),随着你手机的移动,它会上下左右躲藏,防御能力极强。 昆虫的眼睛,是否有嗅觉一样灵敏的功能?还是有夜盲症的特征?还得好好研究一番。学无止境。

它也有生命

凤凰岭栈道上,有只大黑蚂蚁在急急匆匆赶路。三岁的小可依蹦蹦跳跳前行时,抬脚想踩死它。 见此,我开导她:“你有生命,它也有生命,要善待生命。”意犹未尽,我接着讲:“你走你的路,它行它的道,好吗?” 小可依点了点头,把脚往后挪了挪,喃喃地稚语:“让它去找妈妈吧。”并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 那只黑蚂蚁好像听懂似的,抬抬手表示感谢,又匆匆赶路去了。

而今,老家那条巷子还在,长满了斑驳的青苔和鼓噪的蝉鸣,哑巴姐姐早已老去,老成了一帧泛黄的记忆。 巷口涌出来一群小孩子,他们蹦蹦跳跳,嘻嘻哈哈,嚷嚷着要去西河垂钓。我在想啊,他们会不会钓出我们这些“老小孩”当年的故事呢?这风一样的日子哟!